

sina 新浪读书

腾讯读书

搜狐读书
book.sohu.com

XIAOSAZUZHIBUZHANG

潇洒组织部长

本书是一部深度探索官场心理的权谋小说

揭秘一部分人的升官路线图女人不惜玉体横陈

小说反映年轻公务员的升官路线图，为了升职，傍大树搭后台，女人不惜玉体横陈，官场斗争触目惊心，手腕出奇，令人叹服！

王晓方◎著
作家出版社

1+2



漓酒组织部长

王
晓
方 著

作家出版社

①
+
②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书章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潇洒组织部部长①+②/ 王晓方 著. 作家出版社, 2007.12

ISBN 7-90306-330-9

I. 潇… II. 王…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C93—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049170 号

潇洒组织部部长①+②

责任编辑:王哲

出版发行:作家出版社

邮 编:100040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三河市华晨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880×1230 1/32

印 张:13

版 次:2008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200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7-90306-330-9

定 价:29.80 元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目 录

潇洒组织部长①

第一章 冰雪馨香·····	1
第二章 门口杀鸟·····	13
第三章 友情传递·····	25
第四章 慷慨激昂·····	39
第五章 缠绵情意·····	52
第六章 膨胀梦幻·····	63
第七章 对答如流·····	77
第八章 如履薄冰·····	87
第九章 孤陋寡闻·····	97
第十章 亲朋之间·····	107
第十一章 卑微神情·····	117
第十二章 质朴温婉·····	129
第十三章 毫不宽容·····	140
第十四章 调虎离山·····	155
第十五章 轻如鸿毛·····	168
第十六章 艳若桃花·····	183
第十七章 如临深渊·····	195

潇洒组织部长②

第十八章 鸡毛令箭·····	207
第十九章 国泰民安·····	218

第二十章 怦然心动·····	231
第二十一章 心气浮躁·····	243
第二十二章 浑然天成·····	255
第二十三章 泪流满面·····	267
第二十四章 千方百计·····	278
第二十五章 小心翼翼·····	290
第二十六章 无可奈何·····	303
第二十七章 意乱情迷·····	319
第二十八章 如此顺畅·····	334
第二十九章 心事重重·····	349
第三十章 人脉资源·····	361
第三十一章 族风情节·····	375
第三十二章 高瞻远瞩·····	387
第三十三章 发展前途·····	399

第一章 冰雪馨香

雪花一片一片飘落，凛冽的高原风席卷雪花漫天飞舞，空气中弥漫着清冽淡雅的冰雪馨香。

雪瓣落在杨卉白色的孝帕上，大自然精雕细琢的美丽精灵，瞬间融入孝帕成为包裹青丝的一簇白梅。韩江林正给父亲的坟墓培土，看了一眼杨卉被寒风刮得通红的漂亮脸蛋。眼前的杨卉像高原的雪花精灵似，轻盈窈窕，仿佛经寒风一吹，就会随雪花一起消融在茫茫雪原。杨卉虔诚地烧着香纸，飘渺的烟雾游蛇一般，恋恋不舍地缠绕着娇美的杨卉。杨卉温柔的目光始终萦绕着韩江林，他凄苦的心得到了几许安慰。

坟堆渐渐垒了起来，父亲深深地躺在黄泥地里。除了杨卉，韩江林与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人都没有了关系，成了真正的孤家寡人。

陪同韩江林一起复山的朋友和同事依次走下了山，韩江林肃穆地站在坟头，向父亲默默致敬。杨卉不忍见韩江林伤心，晶莹的美丽眼睛充满了柔情蜜意，如水的目光流向辽远的雪原。山原接纳了韩江林的父亲，韩江林就像成了一片离树的孤叶。她多么希望敞开丰满的温暖胸怀接纳韩江林，使韩江林能找到生活的根基，甚至变成一枚植入生活的种子，生根发芽，增加生活的信心。

江林，走吧。杨卉纤细的手指勾了勾韩江林的手，温柔的语言充满浓汁似的饱满爱意。平时她叫比她年龄稍长的韩江林为江林哥，这会儿把哥字尾巴也省了。她觉得应该以爱人的身份陪伴在韩江林身边，陪伴着他一起共度难关。

韩江林长长地舒了一口气，抬头望了一眼迷蒙而深邃的高原天空。

潇洒组织部长①+②

李白在山上能够坐听天上人语，高原天空与大地紧密相依，他站在高原之颠，离天不到三尺三，天空触手可及，他没有听到天上人语的慧根，浩瀚的高原风声呼啸而过。下山人踩碎玲珑雪瓣，发出令人心碎的清脆响声。

韩江林忽然直愣愣地看着杨卉美丽明亮的大眼睛，似乎要穿透杨卉的心灵。长期以来积压于心的疑问愤然而出，说，我是谁，我是谁，我怎么来到这个世界上？

面对韩江林的疑问，杨卉咬着嘴唇痛苦地摇着头，水晶般剔透的泪珠儿悄然滚落，像铺满树叶的霜雪。她温柔地说，江林，我们怎么来到这个世界上并不重要，是不是？重要的是我们在做什么，将来要做什么，会不会幸福快乐。

韩江林看着丰隆的新坟忧伤地说，当一个人像雪花一样，不知道怎么样来，又不知会从何而终，这将是怎样的人生呀？

杨卉无语地拽着韩江林的手。

她也不知道韩江林的身世。韩父带着韩江林流浪到了铁厂镇。她父亲收留韩家父子。她从小就和这个哥哥在黑不溜湫的铁铺间玩耍，成天一身灰一身尘。出乎人们意料的是，随着年龄的增长，两个黑炭似的孩子居然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出落成一对人见人爱的金童玉女。他们影跟着影上小学，中学。韩江林按照父亲的意愿，考取了中国农业大学农学系。第二年，杨卉跟着考上农大的农经系。韩江林优秀大学生被省委组织部选调基层锻炼，回到家乡白云县，杨卉毫不犹豫放弃了在北京工作的机会，回白云参加公务员考试，竞聘上了县财政局公务员岗位。前年，韩江林被县里作为科技副乡长下派到南江镇，杨卉又提出下乡锻炼，到南江镇担任财政所长。

杨卉和韩江林青梅竹马，在外人眼里，他们是天造地设的一双。韩父看到杨卉总是欢欣地叫她媳妇儿。老人没有看到她成为真正的媳妇儿，已经长眠在地下。如今她和韩江林并肩站在坟前，老人九泉之下有知，多少获得一些安慰吧。

韩江林说，小卉，人说生死同一，人死后灵魂不灭，他在九泉之下能见到我母亲吗？能托梦于我，告诉我是谁吗？

杨卉不知道怎么回答韩江林的问题，她歪着可爱的脑袋沉思了一会，小心地说，长者已逝，托体山阿，我想老人唯一的愿望就是希望你幸

福。

她一直在江林哥的呵护中长大,事事按照江林哥的主意行事,江林哥就是她的大树,是她的心灵依靠。如今江林哥遇到困难,她不知道怎么样安慰悲痛欲绝的江林哥,唯有奉献一腔柔情。

走吧,大家在下面等呢。

韩江林解开胸前的衣扣,掏出父亲一针一线缝制的红色护身香包,取出一个透明的塑料小合子,里面有一张小小照片,照片上的女人清秀可人,明眸生动而充满智慧,鹅蛋形的漂亮脸蛋透露出一些调皮,跳荡着一丝男人喜爱的狐媚。父亲曾经告诉他,照片上的女人就是他母亲,她早已经死了。父亲没有告诉他,母亲姓什么,叫什么名字,也没有告诉他母亲的坟墓在哪儿。

父亲在世,他觉得在世上还有一个家,有一个拴住心灵的根,不管风有多急,雨有多大,他的根系在这一片土地上,永远不会飞走。父亲一走,他与片土地,与这个世界的根也就断了,成了一片无根之浮萍。他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强烈地希望知道自己的身世之谜。他因何而生,在这个世界上究竟能够做些什么。

杨卉见过韩江林护身符上的照片,小时候,别人骂韩江林野种,杂种时,她理直气壮地替韩江林辩护,说江林哥有母亲,他身上带有母亲的照片。现在想来,照片上的女人满脸稚气,还像一个中学生,怎么可能是江林哥的母亲?韩叔叔为了安慰江林哥,随便找了一张女学生的照片安慰他罢了。

韩江林把塑料盒子塞回襟怀,暂时放弃了对身世之谜的探求,任由杨卉牵着手,默默地下山。弯弯的山道积雪很深,他们小心地探路而行。平日一向高大伟岸的江林哥像孤苦伶仃的孩子,迫切需要母性的柔情呵护。

回到镇政府大院,上山的人一身汗气一气湿气。院子烧着旺盛的炭火,架着热气腾腾的火锅,人们搓着手哆嗦着围火锅坐下,几杯酒下肚,被高原寒气冻得酱紫的脸暖和了,终于喜笑颜开。好像主人家办的不是丧事,而是喜事。民间把丧事叫白喜事,也有老人入土为安的意思。

韩江林和杨卉最后走进院子,杨蕾看见立即欢欣叫道,江林哥,姐,天寒地冻,冷了吧,那边还有位子,像盛情的主人引导他们在火锅边坐下,把碗筷递到他们手里。

潇洒组织部长①+②

韩江林过意不去，大恩不言谢，唯有用浅薄的语言表达谢意，小蕾，这次麻烦你和小二哥。

杨蕾瞟了姐姐一眼，大方地笑着说，跟我客气什么，你是我哥，韩叔的事情就是我们的事情，别的我帮不了你，出点力气应该的。

这年头无论操办喜事还是丧事，主打节目就是吃喝玩乐。客人们吃完饭，抬腿钻进隔壁人家，喝五吆六找人凑成桌子搓起麻将。张小二和杨蕾不愧开饭店的能人理手，手脚非常麻利，院子里的杯盘狼藉，转眼间风卷残云，被他们收拾得干干净净，碗碟放进蓝子装上面包车。

杨蕾初中时就和张小二谈起了恋爱，高中时缀学在街头摆了一个烧烤摊。张小二书读不上进，学手艺做什么像什么。两人结婚生子，在县城买了房，还买了眼前这辆面包车。现在他们经营着一个小饭店。用杨卉父亲的话，高中未毕业的妹妹倒比姐姐有出息，事事赶先。韩父丧事的后勤全部由张小二和杨蕾打理，碗筷用具和饭菜都由他们请人做好，从县城拉下到镇里。

杨蕾抹着湿漉漉的手向姐姐和江林哥告别。杨蕾交代说，姐，你要照顾好江林哥。

杨卉羞涩地看了韩江林一眼，体贴地拍了拍妹妹背上尘屑，微笑着责备妹妹，知道啦，这种事要你说？

杨蕾丰满健壮，油光闪亮的圆脸绽放着生意人朗朗笑容，与妹妹杨蕾相比，高挑的杨卉身子单薄得多，目光羞涩地低垂着，像一只怕见生的胆怯小兔。两姊妹比肩站立，外人常认为杨蕾是姐姐，杨卉是妹妹。杨卉给杨蕾拂尘的亲昵动作，方见一点姐姐关怀体贴的长者情怀。

张小二把厨师用的帕子搭在肩头，潇洒地朝江林挥挥手，走喽，自得意满地哼着小调打开了车门。

杨蕾的目光在韩江林苍白的脸上定了一下，话语便有了一丝柔情，说，哥，我们走了，节哀保重。

韩江林站在面包车前，感激地望着他们，说，小蕾，小二哥，谢谢你们。

杨蕾望着韩江林，鼻子抽了一下，眼里湿润了。张小二发动了汽车，面包车突地朝前一冲。杨卉叫道，小二，天黑路滑，小心，慢慢开。

他们并肩站着，看着白色的面包车和茫茫雪原融为一体。

韩江林突然说，小卉，人是向死而生的，那么，人生其实是没有意义

的。

杨卉惊诧地望着韩江林，你怎么提出这个一个问题？你平时不是总是向我灌输大道理吗？理想、事业、美丽的爱情，人生中这些重要的东西，难道因为父亲的死而改变吗？

韩江林愧疚地说，非洲一个部落计算年龄的方式，不是用加法，而是用减法计算年龄，比如把人生限定为七十年，减去已经活过的二十五年，我剩余的年龄只有五十五年，如果这样计算事业年龄，五十岁以后基本无所作为，可以认真做事的年龄只有二十五年，除去吃饭睡觉和等待的时间，二十五年里，留给工作和思考的时间还有多少呢？

杨卉说，用可比计算法则，我们不能用非类似的东西作为参照，这像我们不能把人类的年龄与宇宙的年龄进行比较，如果把短暂而渺小的人类与宇宙比较，人类生命像一颗流星划过天空，不，比流星更短暂，更暗淡无光，生命只能和生命比较，从人类生命自身寻找生活的意义，人的社会学、甚至经济学价值才得到体现。

韩江林凄然一笑，三句话不离本行，暂时的伤感不行吗？

杨卉噘着嘴说，娇嗔地说，不行，你这样就不行，因为你是哥哥，一直是我人生的榜样，如果你迷失了人生的方向，我跟着掉进黑暗的冰窟窿，尽管人生卑微，我还是希望你一起找寻人生的意义，并使之成为我们幸福与快乐的源泉。

韩江林无言以对。他看着杨卉涨得通红的漂亮脸蛋，手非常自然地搭在杨卉肩头，说，回屋吧，雪又大了。

雪花纷纷扬扬地从神秘的天空降落，杨卉兴奋地说，江林哥，我想和你一起到天华山上看雾松，还有，滑雪。

韩江林宽容地笑笑，傻妹妹，南方的雪原能滑雪么？

杨卉调皮白了韩江林一眼，说，我想起了在北京郊区滑雪的日子，像一个还没有做醒的梦。

他们穿过院子，回到韩江林宿舍。镇人大主席刘永键坐在外间抽烟等候着韩江林。韩江林恍然觉得父亲并没有死，正烧着通火的炭火等他回家。刘主席惊惶地看着韩江林奇怪的眼神，把探询的目光投向杨卉。刘主席在韩家的丧事中担当内总，一切开销都由他负责，丧事结束，他来和韩江林结帐。

他们围着火盆坐下。杨卉搓着纤素如葱的小手伸向通红的炭火。浓

潇洒组织部长①+②

重的早烟呛得杨卉不停地咳嗽。刘主席报了总收入,然后一笔笔报了支出。韩江林木然看着淡蓝色火苗舔着杨卉小巧的手,在血红的炭火映衬下,玉面手上的血管清晰可见,仿佛那一对红色剔透的精致玉雕。

刘主席报完收支帐,说,余额六千四百五十,你看对不对?

韩江林嗯了一声,失语地问,多少?

杨卉怕韩江林的态度怠慢了刘主席,赶紧接过话,把刚才刘主席所报的收支重新复述了一遍。刘主席一边听杨卉复述开支项目,一边翻着帐单。当杨卉把帐全部报出,刘主席惊异地看着杨卉,说,杨卉所长,你的能力赶上县财政局长、州财政局长了。

杨卉的脸忽地又涨得通红,鲜若桃花,说,我一个小女子哪有那本事?不过年轻脑子还好用。

刘主席唱了一句戏文,谁说咱小女子不如男?细碎的狗肉帐你能一一记下,男子哪里比得上?你是一匹千里马,只要有伯乐发现,以后一定能够大展宏图。

刘主席从提包里掏出叠好的钱,直接递给杨卉,说,你点点,看看数字对不对。

杨卉眼睛看着韩江林,征询地叫道,江林哥。

韩江林说,主席点好的,还点什么?

杨卉接过钱点了起来,说,亲兄弟明算帐,三头对六面点清楚,省得以后留有话柄。

刘主席赞许地点头说,嗯,杨所长说的有道理。

帐目交割清楚,刘主席说家里还有两个客人等他回去喝酒,走了。屋里只剩下他俩,几天来喧闹的房间顿时安静下来。韩江林折腾了这些天,神经几近崩溃。杨卉心疼他,想让他早点休息。把堆在茶几上的钱向韩江林推了推,江林哥,你把钱拿去存起来,冬天喜事多,紧接着赶人家的礼,要办什么事,也不用到处东挪西借。

韩江林从小没有学会精打细算,在大学一年级,父亲给的钱不多,由于不会计划,常常弄得饥一顿饱一餐。杨卉来了以后,帮他计划用度,他的大学生活才开始正常起来。杨卉到南江镇当财政所长,主要是奔着韩江林的山区开发项目而来。韩江林搞农业经济是一把好手,但他不精于计划,帐目弄得一塌糊涂,杨卉担心他在经济上出现问题,来帮韩江林主管的科技开发公司搞好帐目,给韩江林当好后勤总管。杨卉来之前,韩江

林*的*工*资*总*是*不*知*弄*到*了*哪*儿*，*月*底*吃*饭*都*得*跟*同*事*借*钱*。*杨*卉*来*了*以*后*，*韩*江*林*的*工*资*交*由*杨*卉*管*理*，*不*仅*生*活*无*忧*，*每*月*还*有*节*余*，*工*资*折*上*存*下*了*一*小*笔*钱*。

韩江林瞪了杨卉一眼，粗莽地说，拿去帮我存着，我哪有心思管这些小事情。

杨卉笑笑，有钱男子汉，无钱汉子难，钱哪里是小事情？你乱借钱乱花钱的毛病得改一改。

杨卉很想一直陪着韩江林，但无法突破内心的羞怯。她把钱收进自己的小包，眼睛望着韩江林，希望他说句什么。两人亲如兄妹，无话不说，但从来没有说过一个爱字。杨卉一直有一个浪漫的想法，盼望不解风月的江林哥，有一天突然开窍，捧着一簇鲜花跪在她面前，向她求婚。她会非常愉快地答应嫁给他。他沉湎于山上茶园的事情，几乎到了痴迷的地步，她看不到韩江林被解风月的希望了。在科技开发上，他像一位叱咤风云的将军，在生活 and 爱情上，他像一位弱智的孩子，需要有人点拨，有人扶持照料。现在看来，奇异与浪漫的爱情与他们无缘，他们不会有风花月雪的谈情说爱，也不会出现绅士风度的浪漫求婚场景，只有等一切水到渠成，由自己主动张罗嫁给心爱的江林哥。

注视着韩江林傻傻的模样，杨卉内心充满了怜惜、忧伤、甚至有几分淡淡的失落。她不知道怎么会遇上这样一个不解风情的傻哥哥，很无奈地说，我走了，你早点休息。

韩江林怔怔地注视着杨卉，不明白她要做什么。

杨卉欲言欲止，希望韩江林要求她留下来，女孩内心脆弱的自尊自然就会像冰凌一般破碎，她会毫不犹豫地留下来陪伴他，用女性的温暖情怀抚慰他受伤的心灵。韩江林像傻子一样看着杨卉，娇涩而内心高贵的杨卉迟疑了一下，转身离开了房间。

迎着屋外凛冽的寒风，杨卉怔了一下，鼻子轻轻一抽，洒下了两行冰冷的泪。

韩江林被院子里的喧闹声吵醒，玻璃窗上映照着淡淡的雪光，他以为天亮了，一骨碌翻身下了床，穿上毛衣裤，披着皮衣开了门。

院子里站满了乡里的干部，上了年纪的静静地靠屋檐边站着，不让飘扬的雪花落在头上。年轻人兴奋地站在雪地里，跳着，闹着，活动身子暖和一些，也享受着南方白雪带来的清新凛冽，。女干部缩手扎成堆，围

潇洒组织部长①+②

着镇党委书记孙浩，吵嚷着什么。喜欢闹腾的干部趁女干部不注意，悄悄把雪团塞进被毛衣包裹的细嫩脖子，吓得女干部一惊一乍的。

院子以外便是莹白的雪的世界，披满雪绒的高耸雪山把天都顶了起来。头上的天空灰暗深邃而朦胧。原来天还没有亮。

杨卉在韩江林的门边站着，见韩江林开门出来，嫣然一笑，你起来了？

出了什么事，这时候集中？韩江林惊问。

杨卉说，大雪封山，孙书记估计月亮湾村的三家计生钉子户在山里藏不住身，回到家里了，组织乡里干部进村抓人，这有点像李朔雪夜入蔡州的味道。

老百姓又不是叛军。韩江林嘟囔一句，朝孙浩走过去。杨卉拽住他，命令道，孙书记不让叫你，你别主动请缨了，回屋睡觉去。

韩江林说，镇党委组织突击中心任务，我怎么能不去呢？

杨卉说，你是县里下派的科技副镇长，计生又不归你管，多什么事？

女干部们吵嚷说天太冷了，雪那么深，山路上一定很滑，不一定能爬上险峻的月亮湾，上去了不一定能下得来。

孙浩长韩江林两岁，是目前乡镇党委书记中最年轻的书记，朝气蓬勃，前途无量。在基层实际工作中干劲往往体现为冲劲，他冲动地说，我们上得去也要去，上不去也要去，计划生育一票否决，不拔掉这三颗钉子，全镇干部今年的工作白做了，不能参加县里的评比，不能拿回县里的财政补助资金，过年没个几百块钱给大伙买肉，你们背后要骂我的娘。

孙浩书记说得在理，大家暂安静下来。干部即使心里有意见，说归说，做归做。领导的决心一旦下了，干部们会保留意见，毫不犹豫地冲上前。这种行动一致的习惯是长期的教育养成的。

周明副书记说，孙书记，是不是把办公室小刘他们两个留下来看家，顺便把那些普通法考试试卷做好，政法委催今天上交呢。

刘永健提醒孙书记说，综治工作也是一票否决。

孙浩生气地说，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各个部门都强调各自的部门利益，干脆把我们全部否决好了，换他们来做一做这吃力不讨好的活。

张胜波镇长人到中年，平时话不多，显得老成持重，关键时候出面充当和事佬，说，事情分轻重缓急，我们要抓主要矛盾，政法委那边不出案子可以解释，县里挂了名的钉子拔不下来，我们要向县里检讨，书记和县

长要向市委检讨,一旦书记和县长当着全市县区长的面检讨,我们就真正要被否决了。

周明笑呵呵地让步了,说,姜还是老的辣,镇长牢牢地抓住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

大家听出了周明话里别样意味,吃吃地笑。在文化生活贫瘠的乡镇,荤话是经典的娱乐搞笑节目。人丛中有人说,我们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干脆连两个基本点不要了,直奔主题,只要紧紧抓住那个中心,今年的奖金就有靠了。

萧瑟的寒风中飘起快乐的笑声。

孙浩看见韩江林,瞪着眼睛说,吵醒你了吗? 这次行动没你的事。

孙浩话虽然粗鲁,但充满了关爱。组织的关爱总会令人感动,韩江林此时就有些感动了,作为年轻干部他不愿成为独立特行的例外,更愿意融入集体生活,说,全镇干部都参加,我怎么能例外呢?

孙浩盯了韩江林一眼,不想因为争辩影响威信,爽直地分配了任务,你带开发公司的几个人守茶园的公路口,别让钉子户从公路上跑了。他又指了指杨卉,你跟她这一路。

这么大的雪天,又是漫天飞雪的夜间,公路上不会有车通过。韩江林知道孙浩让他带人守路口,主要是为了照顾他。

孙浩叫副书记和副镇长清点各自分管部门的人,谁带人守路头,谁进村堵房,一一分派任务。派出所长得到镇党委紧急通知,以为出了什么重要情况,急忙忙带手下三名警员赶到。孙浩书记让他带警察冲锋在前,万一钉子户情绪失控,要顶上去控制局面。

派出所长听说参加计生工作,心里老大不满,说,派出所的职责是维护治安,天天参与计生工作,哪里还有时间抓治安?

孙浩一脸正色,说,防患于未然,保护镇干部的安全就是治安工作,如果在计生工作中镇干部出现生命危险,你我逃得了干系?

派出所属双重管理,在某些方面可以不听命于镇党委,但派出所的具体工作往往受到镇里牵制,多数时候只能老实听命。

孙浩看人员齐了,像一位将军充满激情地做战前动员,高声说,我们态度要坚决,行动要迅速,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展开行动,要在他们来不及反应时拔掉钉子,如果钉子户要反抗,必要的时候要采取强制措施。

韩江林就站在孙浩的旁边,被孙浩洋溢的热情感染。他知道孙浩的

潇洒组织部长①+②

训示明显违反现行政策。乡镇计生工作甚至是农村工作,常常打的就是擦边球。在农村工作中,出现违规甚至违法的现象十分普遍。面对计生这样的老大难问题,书记组织全镇干部下乡,就像精心策划一场战役。不过,战役的对象不是敌人,而是思想观念落后的农民。态度决定出路,战役组织者书记的态度最为重要。计生计生,断子绝孙。老百姓负隅顽抗,书记态度稍一松懈,乡镇干部大多来自农村,与计生对象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干部不想得罪人,变成缩头乌龟,精心组织的行为就会失败。工作陷入被动,全镇干部一年辛苦操劳就会化为泡影。

书记分配了任务,严肃地强调了纪律,最后说,我们决不能手软,他们不让我们完成任务,我们就不让他们过年,钉子户养的肥猪、谷子,炭火柴草都可以抵罚款,罚他们一穷二白,倾家荡产,看他们拿什么过日子养儿子。

书记说完话,问镇长还有什么话说,镇长见年轻书记说得过分严肃,为了缓和气氛,对计生站长说,刘站长,我们冒雪进山跟你打工,你要搞好后勤保障,给弟兄们一口热饭喝一杯热水喝,交代厨房弄几个好菜,经费从计生罚款中列支。

如雪夜奔袭敌人的古时军队,马衔铃,人含草,悄悄走出镇政府大院,像一条黑色的游蛇蜿蜒行进在银白的雪原上。

大队人马进了村,把韩江林带领的小组留在盘山公路上。

皑皑白雪把高峻的山和蜿蜒曲折的公路都淹没了。杨卉和几个年轻人或在没膝的积雪中堆雪人,打雪仗,嬉闹奔跑。或观赏天华山上美妙绝伦的雾松,感叹天工妙手雕饰的自然美景。

韩江林站在一颗冰清玉洁的雾松树下面,仿佛面对着一个陌生的世界,静静看着队员欢闹。杨卉像一个顽皮的小姑娘,玩累了的时候,气喘吁吁地跑过来,含情默默地依在韩江林身边。她在人前人后并不避讳和韩江林的亲密关系。

队员为了引诱韩江林加入他们的游戏,趁韩江林不注意,不时把松软的雪团砸向韩江林,韩江林稍为一避,依然微笑着观看他们玩乐,神情恍然如隔世,眼前的玩乐似乎与他无关。杨卉看到韩江林头上,皮衣上粘满了雪痕,一边用雪团反击袭击韩江林的人,一边跑过来帮他拍掉头上的雪。

雪花纷纷扬扬,萧萧寒风席卷着凛冽的雪漫天飞舞,天地融为一体,

他们渺小的身影淹没在雪白的世界里。队员玩腻了雪，躲到了亭亭如盖的雾松下面，把冻得通红的手放在嘴边呵着，弹跳着，使湿透了雪水的皮鞋暖和一些。南方的冰雪有一种刺透骨心的奇寒，雪夜呆在野外也不轻松，年轻人开始抱怨起来。韩江林怜惜地看着满脸通红的杨卉，想为她做点什么，走进附近的松树林，刨开积雪，想找一些枯枝腐叶生火取暖。

队员邵德胜说，韩镇长，别麻烦了，这里没人有火机。他叫韩镇长，而不叫副镇长，这是时下官场的讲究，如果是正镇长，干部直呼镇长，而不加姓氏，如果在职务前面加了姓名，一般情况说明此人目前暂居副职。

他逐一问了其他人，果然没有火机。韩江林失望地把枯枝丢在雪地里。

天渐渐放亮，在雪地里守候了大半夜的队员们又冷又饿，一个个快要坚持不住了。韩江林不知道怎么安抚自己的队员。望着山腰被大雪盖住的茶园，韩江林想把队员带到茶园去，又担心计生对象从路上跑掉，正在犹豫，邵德胜仿佛看透了韩江林的心思，提议说，韩镇长，我们到茶园去？

韩江林看了一眼杨卉，顾不得守路员的职责，大手一挥豪气地说，走。

坡陡路滑，一行人小心翼翼地择路下坡。靠近守场人的砖房，屋子里传来响亮的狗叫。

杨卉望了一眼茫茫雪原，吟了两句诗，柴门闻犬吠，风雪夜归人，眼前的雪景，让人体验到古人描绘的美好景致。

韩江林说，这是写雪山中的清幽之景，眼前我倒觉得是喧闹之景，比如说，燕山雪花大如席，或者，四边伐鼓雪海涌，三军大呼阴山动……剑河风急雪片阔，沙口石冻马蹄脱。

杨卉说，你是官员，官员功利心重，心中充满了喧闹，只有隐士才会体会到自然的清峻和幽远，人生场上，常常是浪花淘尽英雄，唯有隐者留名。

韩江林微笑地注视着杨卉，在这人心不古的时代，难得你有这样清纯的心境。

守候人老杨听到狗叫，打开门，见到韩江林一行人，热情地笑着跑來迎接，执着韩江林的手说，韩镇长，这么大的雪怎么上山来了，莫非上头要来检查？

潇洒组织部长①+②

邵德胜笑道，老杨，你只是沾了一点公家的边，就已经摸透了检查的规律，上面领导的生命贵重得很，不会冒险来检查你的茶场，倒是文官一句话，武官跑死马的跑腿小干部，还有尊敬的韩镇长和杨所长，特意来检你的鸡查你的鸭。

技术员小王跟在邵德胜身后，听出了另一种意味，哈哈笑着说，老杨，小心你的鸡，今天邵德胜饿昏了，割来炖吃了，你就没有种了。

老杨是一个农民，自然不理解干部们的意思，说，我养有上百只鸡，还等卖了过年呢，你们放开肚皮也吃不完。

小王笑了，说，那种鸡你只有一只。

老杨终于明白过来，笑了，这只鸡不用做种了，我老杨还留着快活。

出纳小刘和杨卉抿着嘴吃吃地笑。韩江林说，王文海，注意点影响，我们还是童子金身。

小王说，韩镇长，你冤枉我了，这种思路是舍本逐末，如果不是邵德海同志犯职业病，什么事都鸡呀鸭呀，老离不开那个中心，我怎么会跟着说呢？

老杨说，昨天我在松林里放了一天的网，捕得几十只克克雀，养在笼子里，雪大路滑，来不及拿到镇上卖，今天杀克克雀招待你们。

邵德胜和小王听到有克克雀，立即兴高采烈，说，赶早不如赶巧，克克雀是真正的山珍，可惜林业局的人看得紧，街上早就不见卖了。

老杨说，我也不敢拿到街上卖，都是电话跟饭店联系，直接送到店里。

小王说，肥水不流外人田，本地山珍别都送进外地人的嘴，以后捕了克克雀给我们打电话。

小刘说，你不能掏钱去吃，谁封你的嘴了？